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令

任彦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二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末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曄之齊世祖為末惠太

子納后薨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  
昆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  
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此令林梁武也道德也  
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彦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  
勸進今助為太后令梁王受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

令命也

宣德皇后勸問具位

濟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不在賞

善本

作在故庸勲之典蓋闕

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  
闕而不行也庸用勲功也善曰言功績既



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詔曰日貴史託訓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也

施伴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

善本有也字翰曰梁王施功等造化之成於萬物答謝之道少者蓋為功

至太不可報謝也伴等途道也

善曰言恩施既隆伴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

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

物不答施於天地而

要不得

善本得下

彊為之名使基宰有寄

向

子不謝生於父母也

雖不可答然要不可彊為立名以主天下使君臣有所寄託也基君也宰臣也

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强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

寄也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太甚辭曰基不察余之中情王逢曰基香草以喻

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昭曰誠存匪懈

治道有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也

善曰班

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

寄也

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

觀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

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

於天下也善曰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皇辰日月四時



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在昔晦明

隱鱗戢翼

也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潛其明如龍鳳隱鱗翼也晦暗戢斂

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博通羣籍而

讓齒乎一卷之師

銑曰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師傅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也法言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善曰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

必致尊也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雲士衆乘勢不韜太公曰屈

一人之下伸萬人之辭析先

天占而似不能言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善曰略曰齊田駢好談

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夫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

文擅雕龍而成輒

削其善本無

其字其本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之彩飾成也則輒削除其善本

之語曰彫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溥曰所作起草為藁爰在弱冠首應



弓旌

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初也凡天子招引賢良皆使執弓旌以為天

子之信 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

劭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銑曰客

孟子曰天招士以旃大夫以旌也

謂比漢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衍初

為巴陵王府法曹故以比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

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謳

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

義或曰狼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翰曰薦進也梁王遷為太尉工

籍甚盛也

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事於此

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惟斯謂初也締結構合也 善

曰蕭子顯齊書曰鬱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

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功隆賞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薄嘉庸莫疇

良曰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 善曰陸機一馬之田介



山之志愈厲

濟曰田十井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也介山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

猶如封一馬之田朱為多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厲高也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銑曰漢酈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高也

與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將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善同銑注及擁旄司部代

馬不敢南牧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善曰何之元梁典

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

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也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向曰王者遣將必跪而

樊鄧二城則胡兵之塵希能夕起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

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閭以內寡人制之閭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惟彼狡童窮極凶

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虐

善本作窮凶極虐銑曰狡亂也童謂東昏侯即位行暴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嬖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

善大傳微子歌曰彼狡僇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僇謂紂也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

東昏侯無道濟曰泯滅也謂

善曰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也

既而鞠旅誓衆言謀

王室

良曰鞠告也言告其軍旅誓戒衆士呂僧珍謀爲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

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翰曰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

武王至躬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爲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

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甲旣鱗下車亦瓦裂

向曰言凶徒旣殞其

兵甲若淮鱗而下之車破如瓦碎裂

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

致天之

届拱揖羣后

銑曰届誅也言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

下拱揖羣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濟曰豐大之功厚利於人無得而稱言功之多不可盡說善曰王命論曰帝



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  
期二老曰告帝謀三老  
曰告帝圖四老曰河圖  
將來告帝五老曰玉老曰  
河圖推龍銜玉繩我  
証五老為流星也入  
昂注入昂宿復為星  
玉海一百九十五

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  
子曰大伯三以天下讓入無德而稱焉  
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

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瑞氣也塞滿也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  
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  
五老游河

飛星入昂  
翰曰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  
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文又一曰河圖推龍銜

玉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于昂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之其實無也  
善曰  
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

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  
元功茂勳  
重童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昂注曰入昂宿則復為星

若斯之盛  
濟曰元大茂盛勳功也  
善曰馮衍集曰定國家之  
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乎皇天而地狹

于  
善本作  
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而焉輶軒萃止  
向曰周  
乎字

復東西南北方行之地狹謂地狹於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  
也而慙也  
銑曰輶軒輕車也萃聚也  
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  
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

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楊雄答劉  
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鴉萃止也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



茲百辟人致其誠

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

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效志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良曰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梁

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善曰梁王固護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教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今脩張良廟

傳季友

翰曰沈約宋書云傳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

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綱紀

濟曰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宣之故若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向曰泯滅也祀典謂祭祀之常典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故大州之綱紀



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微管之歎撫事

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彌深矣微無也被髮左衽夷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今宋公撫

思此事彌深於情善同銑注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良曰易坤卦之六二爻辭云君子黃中通理正立居體美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顏回照明以為隣近也善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同良注風雲玄感蔚為帝師玄深蔚盛也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

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夷項定漢

大拯橫流尚曰夷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拯拔也橫流謂亂也善

皆會團羽垓下羽敗自刎說文曰出溺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良

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固已辭也參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土賢臣也冠首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孔子謂管仲為如其仁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若乃神交善本作圯與上道契



商洛

韓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為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太子位遂定契合也善曰荅賓戲曰齊

竇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

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顯默之際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音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

杳然難究

銑曰籌策明默杳然深遠難以究探也

淵流浩漭莫測其端矣

濟曰言工房之

德深廣浩漭不測其端涯也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相玄城

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杳然難言哉吳都

賦曰頽溶沆瀣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塗次舊沛佇駕留城向曰

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行途次沛國立駕留城留城子房所封留侯之地也善曰漢靈廟荒頓

書沛郡有留縣文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停久也

遺像陳昧

向曰像形昧暗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

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撫跡懷久永歎寔深韓曰寔實也善曰毛詩

遺像廣雅曰昧闇也

也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

善本作京字

者亦流連於

也



善曰史記魏有德士高  
徒歲年七十家貧無  
大梁夷門門者大史公  
過見梁之墟求問其  
所記夷門者夷門城  
之東門

隨會

銑曰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於其所謂夷門夷門梁城之東門也言  
太史公佇思想侯嬴之跡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晉大夫葬所也

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  
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武子則隨會也文子留連下淚以思於隨會善曰

鄭玄曰武子士會也擬之若人亦足以  
向曰擬此也若人言此人謂侯  
食邑於隨京當為原

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若  
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

時致薦

濟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薦祀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蕝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也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列

翰曰抒申刊毀烈業也善曰廣雅曰  
抒深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

傳序曰經者  
不刊之書也  
主者施行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翰曰楚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  
弟也封於楚諡曰元墓在彭城

宋公過見故脩之善曰宋  
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傳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向曰彌益也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

曰崇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良曰本始謂先祖宋公漢之孫也善曰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

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

銑曰基本啓開也斯境謂

彭城彭城屬楚故也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

立交爲楚王主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

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銑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

善曰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卻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本支之祚

實隆鄙宗

濟曰支體祚福宗盛也宗盛我鄙賤之宗鄙者謙也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楊脩牋曰述鄙宗之過言也

遺芳

餘烈奮乎百世

翰曰烈美奮發也善曰抱朴子曰嵇君道云耶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閏之餘烈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

而丘封賢然墳塋莫翦

向曰封疆界也

賢然荒蕪莫翦謂無人翦除灑埽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賢然飄薄非所也

善曰晉中

感遠存往慨然永懷



良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慨然為歎而長懷者也夫愛久懷樹甘棠且善曰李陵書曰能不慨然毛詩曰維以不永懷

猶勿剪

銑曰愛其人懷其德者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剪甘棠木名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

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追甄然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濟曰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

泯滅也漢詔魏信陵君守冢五家寔為不滅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禮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

家魏公子先況瓜瓞庭所興開源自本者乎翰曰言召伯信陵尚且思五家也如此況我興元主如瓜

蔓所起相連開源自彭城為本也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蔓也善曰毛詩曰緜緜瓜瓞也

便可施行向曰蠲免復除也謂免除近墓五家謂長給灑掃便可常行也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



下廷尉於獄中  
賜死 善注同

問秀才高第明經

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見者愛之  
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明於經國之道第一者也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良曰后君也此述古之聖君  
至治者也 善曰史記曰黃

帝者主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  
堯聰明文思允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濟曰體象大道功成而不居見其善者如望之不可及也 善曰文子曰聖人  
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  
如探湯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向曰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 華封致

乘雲之拜

良曰華封有道之人也堯往見之而謂堯曰使聖人壽且富多  
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多男子

則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則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壽則千歲之後乘彼白雲  
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拜之 善曰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

必拜故 或揚旌求士或設虛待賢

翰曰揚舉也舜有舉善之旌旌幡  
也求士謂求賢士虛鐘架也禹治

天下以五聲為銘於虞曰自賢者教我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  
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者揮鞞 善曰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



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  
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  
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也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

良曰敷布烈美也善曰

謝承後漢書序曰陰脩敷化二

**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

銑曰寅恭惟思永長也言

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

善曰爾雅曰寅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

**審聽尚居載懷**

**祗懼**

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祗敬也善曰六韜曰王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濟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箴象魏天子闕也所以命

百官為箴戒之言懸之於上言未箴者未有直言之士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

有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翰曰寤寐之間思于善道延首佇立以渴待忠

實之臣嘉善猷道也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

**子大夫選名升**

**學子利用賓王**

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太學利於時用賓佐王道升進也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遠曰親而近



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卿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林陳三道

### 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銑曰樛美也三道之要謂國體人事直言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

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今此四者何為通也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

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向曰以子大夫如鹽

梅和羹實所屬望善曰尚書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

###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

濟曰周宣王即位不脩籍田千畝之禮以為農先號

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實在於農軍主遂納其言善同濟注

漢文缺三推土之義賈生置言韓曰

帝即位亦不脩籍田賈誼諫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帝乃躬耕以勸百姓也籍田之禮天子三推善同翰注

### 為政本

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善曰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

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銑曰

善注曰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同籍田躬耕以勸百姓也



假如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 善曰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記勝

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式昭前經寶茲稼

穡 向曰前經謂籍田也寶重也種曰稼斂曰穡善 祥正而青旗肅事

土膏而朱紘戒典 濟曰祥善也擇善之日將行籍田之禮也青旗籍田

言勅正其常法 善曰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

龍載青旗躬耕帝籍 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見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

禮注曰朱紘以朱組 將使杏花苜蓿葉耕穫不愆 朝曰月令云杏花

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秋曰苜蓿始生於是耕也穫收苗也愆失也 善曰記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榮輒耕

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闢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

七日苜蓿始生苜蓿者草之先者也於 清田 古 冷風述 遵無廢 良曰訓田

是始耕高誘曰苜蓿苜蓿水草也 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田冷風所以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

無廢也遵法也 善曰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訓欲小以清

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吏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而釋耒 對 佩

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拙長也



牛相公莫反

向曰釋廢也耒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刀劔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春夏不起田畝言刀劔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

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水公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

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兼貧擅富浸以為俗銑曰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公綠也富家

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善曰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

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若爰井開制懼從今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驚

擾愚民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中下均易之懼驚煩愚民也擾煩也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

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

三為屋屋音赤善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濟曰鵠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膏腴恐則時

無史起白公為渠引水溉之也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鹵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

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廢之術矢陳厥謀向曰矢直也言易田引渠之術可廢興者直陳其謀善曰尚書序

旬



曰咎縣矢厥謨孔

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良曰大易易也易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情以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

也善曰周易曰酌法卹刑虞書茂典

向曰虞書舜典也舜典云欽哉

君子以議獄緩死

酌法卹刑

虞書茂典

欽哉惟刑之卹哉欽哉恤憂茂

盛也酌法憂刑恐其不中此為盛典

自氓俗澆弛式法令滋章

也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醇散朴許慎淮南子

肺石少不寃之

注曰澆薄也澆與凜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

肺石少不寃之

民善本作棘林多夜哭之鬼石赤石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傍主

司收之春秋元命包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誅無辜也言寃人且多復

有無辜者善曰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

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

荆棘聚而成林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

之異也主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

朕所以明發動容異食興

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慮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臭食晚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動容貌

興思慮言憂也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



不遑傷秋荼之密網惻夏白之嚴威

法統曰茶草也其葉繁密謂刑酷暴亦如之又如夏日赫

然威嚴可畏也網刑也言如張網者也

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

於疑脂左氏傳鄴野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

日可畏冬日可愛永念畫冠緬追刑厝

良曰畫畫其衣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

之人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善

曰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

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徒以百錢環輕科反行李葉四支重罰

爰創前古向曰徒但也百錢金刑以金贖罪者周穆王有此刑科李葉則

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

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

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訪游禽於絕澗作

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也

霸秦基善曰韓子曰董闕子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廣深百

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子喟然太息

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

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子喟然太息

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

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子喟然太息



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翰同善注歌雞鳴於闕下稱仁

漢牘銑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女緹縈詣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

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入為宮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令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帝為仁列於史牘善曰班固歌詩曰三王德

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興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裳風激揚聲聖漢孝

末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二途

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濟曰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乖爽不能

必行則寬猛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也善曰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

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又問聚又曰財次政曰貨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書云二曰政二曰貨次於政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

名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二曰食三曰貨也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



其有無

善本作亡字向曰表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之樵勉也謂遷有貨至於無貨之處以遂其利皆勉力為之善曰漢書曰

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渚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也

既龜貝

積寢緡

緡舉

專用

翰

古者貨用貝實用龜比今之用錢以緡緡貫穿之積寢謂積世寢廢也緡緡皆繩也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

帝初竿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

世代茲多銷漏參仁

倍良

謂用錢年代多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也善曰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

闕游歲之貲

銑曰下貧謂貧人不濟者兼辰謂兩日也中產謂中平之生者游歲謂再歲也貲猶用也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

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在氏傳晉游飢字書曰游仍也

惟瘼

卹隱無捨矜歎

向曰惟思瘼病卹憂也言此貧人不濟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不捨哀矜嗟歎之至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瘼

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

善本寶下有命字

叩恭斜之

谷開而出銅

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不斜蜀中山名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



異下防也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且有後命事茲

鎔範翰曰謂此銅後將命工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爲錢以利於民鎔銷範法也善曰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

拜漢書曰釋其未擣冶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

之職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圓法錢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善曰杜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

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向曰赤仄錢也以赤銅爲稜言下有奸巧

而私鑄者深以爲患榆莢亦錢也漢時以秦錢重難用更爲榆莢錢而後甚多而益輕也言今欲鑄錢赤仄榆莢輕重難爲權宜也善曰言今欲爲錢若赤

仄則茲巧學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茲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秦

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

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

有子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

平之也應劭曰其輕重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銑曰開用塞除悉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之善曰淮南子



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

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翰曰理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

歷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

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

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齊曰帝王之興

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

年升曆改憲史官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

年升曆改憲史官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

至為德夏

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良曰唐官堯之官炳明也鄒說謂鄒衍說天五

勝歷數之事

善曰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

及嵎夷廢職昧谷虧

曰暘谷文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

方

良曰堯時乃命義仲嵎夷嵎夷山名日出處也廢職謂夏義和酒淫廢時

谷已見

漢秉素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

上文

漢秉素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



日高夜徑深  
中前有大地當路高祖  
乃步長短後人來至地  
前有一老妪夜哭人問  
他何哭妪曰吾子自帝  
子也化為蛇當道令人  
者赤帝子斬之

祇也秉執祇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 善曰言

五德之次二也魏志曰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善天文言

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 紛諍空軫軫疑論無歸 善曰

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秦紹天下莫敵也 謂律歷五行日月之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

竟無所指歸 善曰方言曰軫辰謂相乖戾也 朕獲纂纂洪其基思弘至

道 翰曰纂繼洪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 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纂纂堯之

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

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濟曰言令日月光輝美而相應風雨四時

也 和順也 善曰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

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也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

復還於子大失何如哉 良曰克能自美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言今欲

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大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

夫秀才也 善曰尚書曰克明俊德 寅丑殊建別白書

之 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

戎事乘翰翰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

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 善曰漢書董仲舒

對策曰目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

翰曰秉執也錄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

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時之不失也善曰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主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火金木土

明臺訪道宣室

銑曰明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謂漢召賢良之處殿名也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

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

若墜之惻每勤

如傷之念恒軫

良曰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善曰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



人如傷許慎淮南  
子注曰軫轉也

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

向曰憂貧人寬賦稅省徭  
役慎刑獄善曰應劭曰

縣者去聲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濟曰四境無段備之事謂不起甲兵三秋  
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善曰尚書曰

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而多  
故時別三月宋東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

黍多稔杜不興兩穗之謡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

翰曰稭稻  
穀也幽

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歎者盈多也  
黍多稭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

善曰毛詩曰豐年多  
鉞曰問

曰黍無附枝麥穗兩岐

豈布政未優將疲

善本作  
罷字

民難業

豈由布

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政治之未優洽將為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

善曰

登爾於朝是屬宏

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良曰爾汝宏大罔無匡正厥其辟君也言登汝於  
朝是屬望大議以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善曰漢書詔策是錯曰登大夫于朝

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將崇論宏義也

又問惟王建国惟典命官

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立國  
常命賢良居其官秩善曰周禮曰惟王



建國辨方正位尚書

上叶星象下符川嶽

濟曰叶合符同也上合星象者三台星主三公位也

堯典曰乃命羲和下同川嶽九卿象河海三公又象五嶽也

善曰春秋漢合等

必待天爵

具脩人紀咸事然後公才授位

善本作

揆務分司

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

爵人有此六者具脩則為人紀綱皆可從於主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

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六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

紀也爾雅曰揆度也

是以五正置於朱宙下民不忒

向曰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歷

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閉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號也忒差也言下人皆不差失善曰左氏傳郊子謂昭子曰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

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

九工開

於黃序庶績其凝

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官也黃序則黃帝

庶衆績功凝成也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并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



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云五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各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

凝成也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  
銑曰周建官號有三百也漢位兼而倍之善曰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

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  
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  
**歷茲以降游情**  
善本

作情  
**寔繁**  
濟曰歷從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怠惰之職者實繁字多也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

曰垂綏五寸游情之士鄭玄曰  
**若閑冗畢**  
善本作  
**弃則橫議無已**  
聲

翰曰冗散之官言若閑散之官盡為弃廢則怨嗟橫議無已  
善曰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  
**見笏不澄則坐談彌積**  
向曰見笏官之服飾也若官不事處士橫議也

**何則可脩善詳其對**  
銑曰則法言用捨二途何法可脩而行之

善為詳審以對我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濟曰賢牧分陝謂邵公也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



西邵公主之素煥與曾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下邑必

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良曰言雖小邑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為鄉萬二

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

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丞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冢立祠

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善曰呂氏春秋曰宰子賤治單父彈琴身

相國曰夜飲酒鄉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翰同善注文而

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阡鹽危之域濟善本俗於仁壽

之地良曰賢吏雖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

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有言善本有下之有惡吏之

罪也銑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不肖則民有惡則吏之罪也善曰項

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

工



深汰太珪符妙簡銅墨

濟曰頃猶向來也汰謂沙汰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

刺史二千石以票琮為冀州刺史詔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誅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僕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也

散

良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來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正其傍傍有

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虫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也馴行也

爾無聞

銑曰漢虞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史

縣令亦如此

豈薪積之道末弘為網羅之目尚簡

翰曰樵積弘大簡略也反

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自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薪積之末久為復網羅之目尚略  
善曰毛詩曰芄芃樸薪之樵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



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悉意正辭無侵執事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誤執事

之臣不盡意正辭以對善曰漢書詔策罪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銑曰上智

之人且利於民而不述於禮大賢之人彊於國無謀於舊法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彊國而已善曰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

故苟可以彊民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濟曰權宜

應時之理豈非飢者不擇殮拯濟沉溺者豈待為規矩之行步貴救之而已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

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曰

五霸殊風而並列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桓秦繆楚莊宋襄

曰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木彭豕韋周伯齊桓

晉文戰國策趙主謂趙文曰三代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翰曰脩理也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田農及兵



戰之事並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 并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況文史也

本徇末 厥弊滋多 向曰徇求厥其也 善曰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

末賈 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 濟曰宋臣謂

謂宣帝也鄭衛謂淫樂也 善曰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

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

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

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

殺音樂有 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銑曰賤禮樂文章豈欲非

鄭衛也 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 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

反於經然後 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 良曰今欲專男

有善者也 桑以資衣食鄉閭之間習於弓騎以備戰也 善曰孝經鈞命 五都復而事

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 五都復而事

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翰曰五都謂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于時此五

都人叛故欲先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

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道庠序亦學 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三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  
商四民者國 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向曰奚何若如爾汝也而謂對面順  
之石民也 汝弼女無 面從也 善曰尚書曰予違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河州郡為羣賊分析以僭稱之 善曰北周漢書

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趙主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也

宋人失馭淮汴

崩離

濟曰宋人宋帝也失馭謂亂也淮汴分崩人離散也淮汴二水名 善曰蒼賈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

語子曰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朕思念

善本作命字

舊民永言攸濟

銑曰舊民謂晉宋經離亂之民永言

思其所濟也攸所也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

故選將開邊勞去來

安集

良曰選軍將開邊境慰勞百姓之勤苦賜來其復居者使安散者使去 善曰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

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

向曰戎狄納言款誠



通其和親而我則布德以悅之脩禮以制之 善曰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

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公主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

李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 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

政者也未及修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也 善曰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李武

而懷賓 善曰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李武

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蕃懷德來賓亦仰我如膏 所以關洛動南望

雨 善曰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也 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已平齊都汴

之懷獯 夷遽北歸之念 南故云南望獯夷北狄也言其處北有歸化

於國家之念 善曰主 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銑曰危葉謂秋木之

逸楚辭注曰遽競也 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

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北齊後魏也 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

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

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

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主曰射爾至此乎更羸

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 無待干戈

木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 無待干戈

聊用辭辯 良曰言其易為誅伐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蓋用辭辯亦可定之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三輔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片言之辯  
扶風曰三輔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左  
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  
為二輔五州已見顏延之侍遊曲河後湖詩  
**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  
**誦志以沃朕心**  
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何以及之誰人或堪為  
此事誦述也沃猶洗也  
善曰爾雅曰階因也言進嘉謀  
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擯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  
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擯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  
意也尚書曰啓  
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  
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彦升

銑曰天監  
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  
昏侯無道比之於紂  
善曰商喻齊

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慎書朱實臣  
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

因藉時來乘此歷

運  
向曰謂東昏無道武帝伐之而齊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歷數  
當  
運會也  
善曰魏志劉虞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也



辰永念猶懷慙德

向曰辰天子屏風也慙德謂謙無德而為人君也善曰禮記曰天子當辰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

南巢惟何者百王之敝季斯甚

翰曰百王謂古來之王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敝季謂末

年衣冠禮樂埽地無餘

濟曰言如埽地而淨一無餘者善曰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弃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

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

彫斲

善本作斲雕

剡方經綸草昧

銑曰彫斲剡方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

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善曰漢書曰漢興與破觚而為圓斲珣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剡角之剡與剡剡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

樂官判始辨

向曰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官天子之懸樂判卿大夫也言上下禮樂略有分辨善曰周禮

曰王官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

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

良曰百度法制也草創始也言法制造

始倉廩無儲

善曰尚書曰百度唯貞論

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

語曰裨諲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

翰曰若不稅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資也靡無也

善曰國語曰王耕

百姓

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



不足則惻隱深慮

銑曰惻隱內憂於心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

善曰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

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

每時入芻蕘橐歲課田租

濟曰芻蕘橐草也以供廩馬之食課斂也善曰漢舊儀曰民田

租芻蕘以給經用也

秋子然疚

救懷如憐赤子

向曰秋然憂色變也疚病也言憂如病在懷也

尚書曰百里納橐

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

善曰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太孔子

今欲

愀然作色而對自賦曰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

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

濟曰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言今下民未安欲令其安使我無

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足也

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

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

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間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

銑曰九年耕有

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

三年之蓄以少不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由關市之門者稅錢

今將去之可乎

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

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

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主

翰曰三道謂國體人

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

事直言也利用賓主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為

其理何從佇聞良說

帝王之賓客

善曰三道賓主已見上文



此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 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與之要斯侯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

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於學也 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

為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

閉戶自精開卷獨得

濟曰精專於學

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而有志焉

其趣 善曰趙國先賢傳曰孫期入學閉戶隔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九

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翰曰百家謂諸子凡有

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面向牆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 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文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有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 向曰

也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二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斷獄治政也止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



韓子曰郭君好長服  
甚貴郭君好長服之  
右...對曰君好服之  
百姓亦多服長服也  
郭君因先所甚優而  
國中皆不服長服也

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虛寡弗能動俗銑曰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時必從於風而我好學虛寡  
弗能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善曰齊桓公

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  
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

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良同善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韓曰鄒君好服長纓國人皆好  
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之而國

中皆亦不服也上之化下有如此者善曰出韓子同翰注雖德慙往敗賢業優前事向曰言以德  
薄於往賢而

帝業則優於前事且夫措紳道行祿利然也濟曰措紳官服也言此  
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

之使然也善曰對禪書曰因雜措紳先生之略術朕仰善本作心駿骨  
班固漢書贊曰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非懼貞龍善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  
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

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其年千里  
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治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

二八三三二二



禮記曰垂綬五十游惰  
之士亦曰惰游罪人  
也

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  
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  
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銑同善注輜輶輶薄青紫如拾  
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地芥良曰輜輶車也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  
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

紹賓客所歸輜輶紫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  
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

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翰曰言學者懶  
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

廢道業者十家有九善曰惰游已見上文抱鳴鳥蔑聞子衿不作濟  
朴子曰秦降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也

周書云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人不  
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為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

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為學故鳴鳥無聞鳴鳥鳳也蔑無也善曰  
言古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皇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

人感恩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勗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  
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

詩不引獎之路斯既然矣向曰弘大獎勸斯此也既然猶猶其寂寞  
作則如此善曰小雅曰獎勸也



應有良規

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錄錄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君擊之武帝立之木於闕有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

已三年矣善曰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謗之木此聖人也

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曰伏青

規善本作蒲字罕能切直

翰曰言諫人多非政要日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善曰文子曰羣臣

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蒲地曰青蒲桓子新

論曰切直忠正則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

向曰將謂齊末法人多所忌諱此風流而遂去乎

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維將謂朕空然

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慕古虛受弗弘

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而虚心受物不大乎此疑問之辭善曰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

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也然自君臨萬寓介在人

善本作民字上

翰曰寓國介獨也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

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

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



濟曰徙遷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

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

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朔 眭五此仕有違論輸左校 翰曰李膺為河

太詔不得以赦令除也 眭五此仕有違論輸左校 南尹宛陵大姓

羊元羣有賊罪膺將罰之元羣乃行賂於官豎膺乃坐論輸於左校眭眭不和

貌輸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善曰漢書曰原涉好眭眭於塵中論輸謂論其

罪而輸作也漢書陳萬年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

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羣行賂官豎膺反坐輸

作左校漢書曰將作 而使直臣杜口忠謹絕路 善本作路絕鏡曰杜塞

少府有左派令丞也 而使直臣杜口忠謹絕路 善曰漢書鄧

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外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雖不嘗有

為諸侯報怨聲類曰謹善言也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向曰言我

讒邪所為而直臣忠正絕路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善曰韓詩曰將恐將懼薛

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為相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要之風也 善

悉 善本作 以陳極言無隱 良曰悉盡也言盡以心陳無有所隱 善

有所諱周書曰慎問 三 日漢書曰哀帝使傳喜問李尋曰極言無

其故無隱乃情也 三 他字校尋進 金澤文庫

文選卷第三十

他字校尋進

金澤文庫

永祿三年庚午六月廿七日

平氏政朝卡